七十二家集

魏文帝集卷之九

魏文帝曹丕子桓著

書

報崔琰書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崔琰諫世子書附

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

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強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兎之

小娛志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惟世子嬌翳捐稱以塞衆望不今老臣蘊蹶於天

與曹洪書

今發鼙鼓苗發惡爲鴈萃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詭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曹洪與世子書附

十一月五日洪自前初破賊情俊意暜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哄把翫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

一二相舉大綱以當談哄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捍敵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逾之若駭鯨之夾網網奔兕之觸罟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强古人嘗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嘗大邦詩書歎哉言其難也斯皆懸軍特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詔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

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蠻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師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飆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幕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

所救編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推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牆廿士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嘗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與王朗書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大理王朗書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又

宋仲子之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答朗書

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

稷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又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篋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

又

石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此言難得

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

又

蚤虱雖細慮於安寢鼷鼠至微猶毀郊牛也

與劉崋書

劉生所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聖父之服今帽所當著

與諸將書

劉備旣孤老智窮勢極正使欲與死爭則諸將軍便當就穴中擒取之耳

報吳王孫權書

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之

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僭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報孫權書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織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令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疋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又報孫權書

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詔答之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刻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

隗囂無所施其巧令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
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報孫權書

備卻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登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吳將揚越蠻夷多未平復內難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新斷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帝報之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

曾母投杼之疑猶致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群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

君必叙忠節以解疑謗登身備列父召兵還處

言之誠有如大江

與孟達書

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遂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令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

屬辭徹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航
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
物以昭忠愛

又與孟達書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闢禁與世無疑保宮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愼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覯駭蹤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魏文帝集卷之十

魏文帝曹丕子桓著

序

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

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

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

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

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

滎陽河內之甲盛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

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
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
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
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
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
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
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
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
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

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

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頗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

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繁欽集序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陳琳集序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論

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

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論方術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

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

周成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爲保傅呂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

毋非邑姜養惟益王相則紲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傑無仁孝之質倚無降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流言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與旦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漢文帝論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能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當嘉漢文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孝文雖賢其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

漢武帝論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米因此有意平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十五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䆮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㠅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斬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十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

敗亡又摧破其積聚處不暇於救死扶傷疲於
奔命顛蹶元封初朔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
以兩越之誅易彼符號可爲威震匈奴矣

交友論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

議

田疇辭封議

昔遼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毁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冶嘆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銘

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

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賜鍾繇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兹度矩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王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痛神曜之幽潛哀鴻組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群臣子輔奪我哀顧猥抑奔慕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誄

弟蒼舒誄

曹沖字蒼舒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秉克明彼德之容茲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彫斯

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百年亹亹行蘇嫺爾夙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纚爾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峩峩寢廟渠渠烟婧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附錄

魏文帝紀

晉陳壽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

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
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
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
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
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
言其驗茲乎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
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夏
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侯
惇薨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

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以王子嚴爲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

國給樽犢殯歛送致其家官爲設祭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兇肆逆宇内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

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
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
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
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爲壇於繁陽庚午
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
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
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
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
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

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劒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

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大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

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群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氐羌

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二月乙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

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九月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

征諸鎮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
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春正
月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
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
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舉天下
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六月甲戌
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
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
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辛未校獵于滎陽遂

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五年春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

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
還許昌宮十一月庚寅以冀兗州饑遣使者開倉
廩賑之戊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天淵池六年
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
疾苦貧者賑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
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
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
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
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

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

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

道充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哉

答五官中郎將書

魏劉廙

廙轉五官中郎將文學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與世子書

魏王朗

不遑惡悲所以慰沃奉讀歡笑以藉饑渴雖復萱草忘憂皐蘇釋勞無以加也

公讌詩　　魏劉禎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劉禎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

翩翩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
鐙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
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四牡
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
餘旬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
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盻敘憂勤便復爲別
辭遊車歸西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
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望蔡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五來切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公讌詩　王粲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郤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徵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遲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公讌詩　應瑒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
斯堂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
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應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
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
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
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
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階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
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極懽情不
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公讌詩　阮瑀

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常
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
酌若浮雲

思慕文帝詩　吳質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

踟躕念蒙聖王恩榮曾與衆殊户謂永終身志

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就黃壚氣靡所

恃淚下如連珠隨没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

自俛仰厯幾烈丈夫

遺事

帝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魏書

帝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 [illegible]

揚脩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

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
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
是疑焉 世語

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
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
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
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
而誠心不及也 世語

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

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賈詡傳

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吳歷）

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博物志）

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世語）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叛召甄左右自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世說新語

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況龍鸞之重乎王子年拾遺錄

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啖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家閒髑髏著忠馬鞍以爲嬉笑魏畧

集評

文帝詩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詩品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

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 文心雕龍

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蔽乎

文帝詩便婉孌細秀有公子氣有文士氣風雅緼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 詩歸

同是短歌同是善哉父子同作詳其聲意武帝之武文帝之文各在言表矣 詩歸